靈樞經

靈樞經卷之四

錢塘張志聰隱庵
莫嗣昌懋先
同學 姚　宗士因 合參
門人王遴佳芳侯校正

口問第二十八

黃帝閒居辟左右而問於岐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岐伯荅曰夫百

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

九鍼之經。謂上古之鍼經。帝欲於經傳之外。而有口傳心受者。陰陽六經之外。有別走其道者。外因內因之外。有奇邪之爲病者。故設此問。辨左右者。此上帝之所貴非其人勿傳也。伯言百病之生。不出外內二因。外因者。因于風雨寒暑。內因者。因于喜怒驚恐飲食居處。皆爲

榮衛血氣陰陽經脉考論不在經者請言其所在之病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歧伯荅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數呵則欠江左謂之呵欠

此論陰陽之氣上下出入陽者天氣也主外主上陰者地氣也主內主下然又有升降出入之機而人亦應之人之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行於陰則陽氣在內陰

欠者大呼吸也

衛氣從少陰而入從太陽而出

氣在外陽氣在下陰氣在上夜半一陽初升至天明衛行於陽而寤然在下之陽氣未盡行於上陽欲引而上陰欲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陰陽之上下也日暮在外之陽氣將盡而陰氣漸盛則目瞑而卧平旦在外之陰氣將盡而陽氣漸盛則寤矣此陰陽之外内也當補足太陽以助陽引而上寫足少陰以引陰氣而下少陰太陽標本相合為陰陽之主宰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

九[illegible]章曰胃之所行[illegible]氣者天下也

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爲欬補手太陰寫足少陰

此言人之所受穀氣由胃海之布散於天下者也胃爲水穀之海肺爲天而外主皮毛穀入於胃乃傳之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府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是入胃之水穀藉肺氣轉輸於皮毛行於藏府如肺有故寒氣而不能輸布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并相逆於胃而胃府不受復出於胃故呃逆也夫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

也。是在下之寒水上通於天者也。故當補手太陰以助

天之陽氣。寫足少陰以下肺之寒邪。肺之寒者。乃腎水

之寒氣也。此節論人身之應天地陰陽。奇邪之走空竅

非外因之形寒。亦非飲冷之寒氣也。○姚士因曰按金

匱玉函云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蓋橘之色黃臭香。

味甘而辛。乃中土之品也。辛兼走肺。皮性走皮。是助胃

氣走肺而外出於皮毛者也。竹性寒而凌冬不凋得冬

令寒水之氣。用茹者。助水氣之通行於膚表。不凝聚於

肺中。配人參甘草生薑大棗以助中土之氣先聖立方

之法藏從經義得之與肖引而伸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黃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為唏補足太陽寫足少陰

此論陰陽之不相和也太陽少陰乃水火陰陽之本雌雄相合標本互交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陰氣疾而陽氣徐矣陰氣疾而陽氣徐則陰陽不能相將而陰與陽絕矣故當補足太陽之陽寫足少陰之陰以和其陰陽焉唏者欷歔悲咽也蓋陽氣盛則多喜笑陰氣盛則多

悲哀。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為振寒寒慄補諸陽

此言陽氣之在外也諸陽之氣主於肌表故寒氣客於皮膚藉陽氣以化熱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為振寒戰慄當補諸陽諸陽者三陽也○吳懋先曰寒氣即太陽寒水之氣故當補諸陽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為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也

此言土位中央而氣出於上下也寒氣客於胃厥逆之氣上走心爲噫得後氣則快然如衰是厥氣出於胃從脾氣而上下散故當補足太陰陽明以助其分散焉眉本乃足太陽之經寒氣客於胃者乃太陽寒水之氣也一曰補太陽之陽氣於上而客中之寒氣可散矣〇姚士因曰腎爲水藏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嚏者寒氣在於肺噫者寒氣在胃中一寫少陰之寒一補太陽之陽補寫雖別其義則同

黃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

於鼻。故爲嚏。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此言太陽之氣。與心氣之相和也。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少陰之上。君火主之。陰陽互交。標本相合。故心爲陽中之太陽。太陽與心氣之相合也。以陽氣和利。則上滿于心。出於鼻而爲嚏。鼻乃肺之竅。肺乃心之蓋也。太陽之氣。生於膀胱。膀胱乃津液之府。陽氣和利。上滿於心。則陽氣盛矣。故當取足太陽之榮於眉本。使津液上資。則陰陽相平矣。夫太陽之氣。主於膚表。一曰補眉上。以致太陽之氣達。氣行於膚。則不滿於心矣。

胃府下云當作嚲

陰器下云其強莫曰用力

黃帝曰人之嚲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為嚲因其所在補分肉間　嚲音朶

此言筋脈皆本於胃府之所生也嚲者垂首斜傾懈惰之態筋脈皆本於水穀之所資養故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蓋經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夫陽明主潤宗筋陽明虛則宗筋縱是以筋脈懈惰則陽明之氣行於宗筋而用力於陰器矣行陰用力則陽明之氣不能復養於筋脈故為嚲因其所在行陰

故補分肉間以取陽明之氣外出。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脉感宗脉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挾頸。

此言五藏之液內濡百脉膀胱之津外濡空竅夫水穀

倪冲之曰津液當還入胃中、

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津者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復還入胃中以資藏府是藏府膀胱之津交相資益者也是故液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滲液者又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宗脈者上液之道也液道開而泣不止則液竭而濡空竅之精不能灌於目而目不明矣故命曰奪精謂奪其外濡空竅之精也當補膀胱經之天柱於挾頸間以資津液上灌滲液隨氣行者也夫口鼻耳目皆為空竅故曰口鼻者氣之門

戶也。謂津液隨氣而上。濡空竅。故精不灌。則目不明。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此言上焦之宗氣。與下焦之生氣相通。而行呼吸者也。夫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斂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留之者。候氣之至也。蓋腎為生氣之原。少陽屬腎。乃腎中所生之初陽上

通於心主包絡，故補手少陰心主，以通上焦之氣，補足少陽留之，以俟下焦之生氣以上交。（）王芳侯曰：本經凡曰手少陰心主，乃包絡之經，以相而代行君令者也。凡曰足少陽，乃兼手少陽而言，蓋六府皆出於足之三陽，上合於手者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此言足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而主化水穀者也。蟲

者陰類也。陰類動。則腎氣不交於陽明。而胃氣緩矣。氣不上交。則水邪反從任脈而上出於廉泉。故涎下。當補足少陰以助下焦之生氣上升。而水邪自下矣。○姚士因曰。少陰陽明戊癸相合而后能化水穀之精微。故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謂不合則胃緩。緩則不能化飲食矣。不合則熱。熱則蟲動矣。上節論少陰之氣上與宗氣相合以行呼吸。此論與陽明相合。以化飲食之精微。下節論與宗脈相合而通會於百脈。營衛血氣本於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必藉下焦先天之炁以合化。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脉虛。虛則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

此言經脉之血氣。資生於胃。而資始於腎也。夫肺朝百脉。宗脉者百脉一宗。肺所主也。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百脉之血氣。本穀之所生也。故胃中空則宗脉虛。虛則脉氣下溜矣。脉下之血氣有所竭。故耳鳴也。當補客主人與手太陰之少商。客主人乃足少陽之脉。補之以引下溜之脉氣上行。○王芳侯曰。客主人者。謂經脉爲客。脉

[illegible]陽之氣生于腎藏上合十二經之宗脈

中之主人在腎下溜者下附於腎中也。故取在足之厥

以引啓之。

黃帝曰。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此厥逆走上。脈氣輩至也。少陰氣至則齧舌。少陽氣至則齧頰。陽明氣至則齧唇矣。視主病者則補之。齧音業

此總結脈氣生於中焦後天之水穀。本於下焦先天之陰陽。中下之氣相合而行者也。脈者腎氣之所生也。少陰之脈挾舌本。少陽之脈循於頰。陽明之脈挾口環唇

下如腎藏之生氣厥逆走上。與中焦所生之脈氣相輩

而至則舌在齒之內而反向外交唇在齒之外而反向內矣頰在齒之旁而反向中矣此為假借舌齒唇以明陽明所生之血脈本於先天之生氣相合而偕行者也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為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為之變腸為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為痿厥心悗補足外踝下留之

此總結十二邪者皆緣腦髓所藏之津液不能灌精濡空竅故也所謂奇邪者外不因於風雨寒暑內不因於

陰陽喜怒，飲食居處，皆緣津液不足，而空竅虛無，故邪之所在，皆為之不足。蓋因正氣不足而生奇邪之證也。故上氣不足者，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中氣不足者，溲便為之變，腸為之苦鳴，下氣不足者，則為痿厥心悗，蓋不足於下，則為痿厥，不得上交於心，則心悗矣，補足外踝下留之，乃取太陽之崑崙以候太陽之氣至也，蓋太陽者三陽也，三陽者天之業。膀胱之津水，隨氣運行，以濡空竅，故取之崑崙，崑崙乃津水之發原，上通於天者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爲噦。取手太陰足少陰。唏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寫足少陰。振寒者補諸陽。噫者補足太陰陽明。嚏者補足太陽眉本。嚲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挾頸。挾頸者頭中分也。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齧舌視主病者則補之。

上節總論膀胱之津液。不能灌濡空竅。以致上中下氣。皆爲之不足。此復分論十二邪者。各有補寫陰陽之法。

蓋膀胱者津液之府受藏府之津而藏之復還入胃中以資益藏府互相交通者也故各因其邪之所在而補寫之

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悗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足大指間上二寸乃足太陰之太白脾藏之土俞也此篇論太陽之津水隨氣而運行於膚表從中土而上交於心應司天在泉之氣運行於地之外復貫通於地中是以上氣不足補足太陽之崑崙下氣不足不得從

中而上通於心者。刺足太陰之俞以通上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足

太陽之津氣貫通於一目足外踝下留之所以[illegible]取[illegible]之

津氣也。○姚士因曰。欠者足太陽少陰之氣相引而上

下也。噦者少陰寒水之氣客于肺也。唏者太陽與少陰

之氣不和也。振寒者寒水之氣客於皮膚而太陽之陽

氣虛於表也。噫者太陽寒水之氣客於胃也。嚏者太陽

之陽氣滿於心也。嚲者筋脉之氣行陰用力。前陰者足

少陰太陽之會也。哀泣者太陽之津液竭也。太息者下

焦之生氣不交於上也。涎下者膀胱之水邪上溢也。耳

留者宗脈之氣溜附於下焦也自臍者下焦之氣厥逆走上也。此皆足太陽與少陰之津氣為病太陽之氣生於膀胱少陽之氣發於腎藏腎與膀胱雌雄相合皆為水藏而為生氣之原膀胱之津水隨太陽之氣運行於膚表以濡空竅應六氣之旋轉腎藏之精氣貫通於五藏應五運之神機此皆不在六經陰陽逆順之論故帝辟左右而問曰願聞尸傳于芳候曰此篇論先後天之陰陽為病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

吳懋先曰、師傳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即夫子所謂明德新民之意、上以治國。下以治民。治大治小、治國治家。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順和也。氣之逆順者、陰陽寒暑之往來也、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即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驕恣縱欲、惡死樂生、意之所發也、所謂欲治其身者。必先正心誠意、此上醫醫國之道也、

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已上皮熱、腸

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

吳懋先曰便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熱中寒中者究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臍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臍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外內之相應也

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

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歧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

吳懋先曰寒熱者陰陽之氣也言上醫者具阿衡之材。能調燮其陰陽尤能格君心之非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姚士因曰本標者內為本而外為標也春夏之氣發越於外故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收藏於內故

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與本末之先後氣可令調然當

民式天之道畢矣

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適叶的

姚士因曰此言飲食衣服乃日用平常之事所當適其和平則陰陽之氣可以持平不致邪僻之所生也便其相逆者謂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夫胃中熱腸中寒則胃欲寒飲腸欲熱飲矣如胃中寒腸

中熱則胃欲熱飲腸欲寒飲矣此寒熱之在內也故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則在內之寒熱可調矣四時之氣寒暑之在外也時值涼寒無使其悽愴時值暑熱無使其汗出則在外之陰陽可調矣吳氏曰通篇大義在調和外內之陰陽非陰陽脈論乃論氣之逆順也故曰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謂天有寒暑人有陰陽我之陰陽既和可以禦天之寒暑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䐃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

呼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閱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爲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爲之主缺盆爲之道骺骨有餘以候髑骬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爲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爲衛使之迎糧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爲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爲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

以長以候大腸脣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骺音括髃音歌骭音幹

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闇上也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是以五藏之氣見於色藏府之體應乎形旣能攝於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問其形以知藏府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知之神髃骭腳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為將脾乃轉運

王子方曰 [illegible]

之官故主為衛 骨開竅於耳故主為外言其聽之遠也

堅固者五藏之 有堅脆也吉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

也性者五藏之端正偏傾之性也鼻乃肺之竅大腸者

肺之府故鼻以候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

濁而上屬於口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

目下以候膽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出鼻雖在外謂

鼻孔之氣出在外則膀胱漏泄於下竅道而下空泄也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道鼻柱

中央起者謂鼻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焦乃約於上

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下開闔之相應也。

此言藏府之形。外內相應者。亦由氣之所感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也。

決氣第三十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爲一氣耳今乃辨爲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此篇論精氣津液血脈生於後天而本於先天也本於先天總屬一氣成於後天辨爲六名故帝意以爲一而伯分爲六焉決分也決而和故名決氣謂氣之分判爲六而和合爲一也

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

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

吳氏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兩神者一本於天一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兩神相搏合而成此形也所生之來謂之精故常先身生謂未成形而先生此精也上焦之氣宣發五穀之精微充膚熱肉灌澤皮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黎塱

腦髓充足
而皮膚潤
澤

者肌肉之文理本經曰水穀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

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

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是以發洩於腠理汗出溱溱是謂

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使骨屬屈伸洩澤從髓空而

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水穀之精氣濟泌

別汁奉心神變化而赤是謂血壅培助也遏遮截也避

違避也言經脉壅蔽榮氣行於脉中晝夜環轉無所違

逆是謂脉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脉之

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
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
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榮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精血津液皆本於氣之生化
故謂之六氣清濁者榮衛之氣也腎主藏精開竅於耳
故精脫者耳聾目之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氣脫者
目不明津發於腠理故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洩液淖澤
於骨補益腦髓故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不能潤澤皮
膚故毛色夭焦也腎主骨而骨髓上通於腦故腦髓消

而脛痠耳鳴。心主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是以血脫
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
貴賤善惡。可爲常主。然五穀與胃爲大海也。
夫子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謂居上者爲尊貴。居下者
爲卑賤。言此六氣。主於心腎而生於胃海也。各有部主
者。謂精之藏於腎。血之主於心。氣之主於皮膚。津之發
於腠理。液之淖於骨。資於腦。脈之循於藏府形身。各有
所主之部。然以心腎爲常主。五穀與胃爲大海。津液血

氣乃胃海之所生也。夫心爲君主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爲血。水之精爲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貴賤善惡可爲六氣之常主也。蓋水火皆陰陽之徵兆也。謂六氣辯爲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此寸者七分半也

腸胃第三十一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

徑一寸寸之少半者 徑一寸五分也 廣腸肛門也之直腸 徑二寸寸之大半者 徑二寸七分半也

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此言有生之後。總藉水穀之所生養。故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導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焉。然人口唇為飛門。齒為戶門。會厭為吸門。胃為賁門。太倉下口為幽門。大小腸會為闌門。下極為魄門。蓋唇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唇齒之廣長。舌者主為衛使

之迎糧舌和而後能知五味會厭者喉之上蓋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處以司呼吸者也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

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
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
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
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
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
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脉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
氣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
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
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

注

此論人之藏府形影精神氣血皆藉水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然者謂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無有如此之留積也是以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矣王芳侯曰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則為病矣

海論第三十三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榮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支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答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

新輸俞通用此用腧字亦有並存

腧上在氣街下至三里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腧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膻中者為氣之海其腧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腧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腧叶祖

夫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四海十二經水然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脛氣有街經氣上下之出入也故一合人於天地四海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榮輸之所在四海定矣

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氣在腹者止之背俞下

蓋謂督脈之百會督

至足之三里是水穀之海上通於天氣而下通於經水也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太陽之大杼下至巨虛之上下廉而出於脛氣之街是衝脈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膻中者爲氣之海在膺胸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氣在膺者止之膺與背俞故其輸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膺胸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腦爲髓之海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故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督脈之風府是髓海之上通於天而下

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脈應地之十二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四海也。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姚氏曰。人合天地四海。升降出入。運行無息。故得順而和者。則生利無窮。逆而不調。則敗害至矣。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悗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吳氏曰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爲之逆膻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故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氣息悗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於言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吳氏曰衝脈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脈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於皮膚之間是衝脈之血充實於周身故有餘則覺其身大不足則覺其身小

怫然狹然不知其爲何病也。王芳侯曰：血以應水，故有餘常想其大，不足則覺其爲小矣。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姚氏曰：胃氣有餘，故腹脹滿；胃氣不足，故飢而不受穀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

姚氏曰：精液補益腦髓，而下流於股，故髓海有餘，則足勁輕徤而多力。度，骨度也。髓從骨空循度而上通於腦，

故有餘則自過其度矣。髓海不足。則精液竭。精液者。所以濡空竅者也。是以耳為之鳴。目無所見。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故脛痠而懈怠安臥。

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吳氏曰。審其輸。則知其四海之通於經。而經俞之所通於氣也。調其虛實。則有餘不足自和矣。害謂經氣之逆。復則從逆為順也。

五亂第三十四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悗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亂

於背經則為背厥亂於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 悗音悶

本經邪客篇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數焉此言宗氣積於胸中上貫心脈同營氣行於脈中以應呼吸漏下五味篇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言宗氣積於胸中

晝營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于行陰行陽之不同也

脈外之血氣亦曰營衛……又衛脈者

上出於肺。皆衛氣行於脈外。以應呼吸漏下。此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宗氣兩行營衛之道。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漏下二刻。人二百七十息。脈行十六丈二尺為一周。漏下百刻。人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而大周於身。此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清濁之不相干也。又曰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臟六府。此榮衛相將。偕行於脈外。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與營行脈中。

衛行脉外之各走其道清濁之不相干也經脉十二以應十二月者六臟六府之經脉循度環轉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也分爲四時者一日之中有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相和而清濁不相干也夫循脉之營衛宗氣從胸而上出於心肺順脉而行以營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數其營衛相隨晝行陽而夜行陰者與脉逆行從頭注於胸脈以行三陽之分夜則內行臟府之陰與營行脉中衛行脉外之氣不相干

言与不動
俱動乃經
脉外内之
宗氣所行
之史

上古以來
幺如

也所謂清濁相干者循脉之營衛與行陰行陽之營衛

相干是以亂於胸亂於心肺及亂於腸胃臂脛頭也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

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於

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營

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陽陽明不下者取之

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營輸氣

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輸

進者謂各有循行之道路有道以來有道以去者言有

道以來而清濁相干亦當有道以去而陰陽相和也故帝知逆順之道是謂養身之寶取手少陰手太陰之營輸者取氣以順其宗氣之上行也本經云宗氣流於海其上者走於息道其下者注於氣街又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取足少陰俞者順宗氣之下行也取足太陰陽明而後取之三里者先取氣而後取脈也取天柱大杼而後取之營俞者先取脈而後取氣也蓋清濁相干乃經脈外內之血氣厥逆也經脈篇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於

五指間上合別中逆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
其陽明少陽之滎俞者先去其脈中之逆使脈外之血
氣溜注於脈中而陰陽已和也

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寫無形
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黃帝曰允乎
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板命曰治亂也

徐入徐出者導其氣之來去也榮衛者精氣也同出於
水穀之精故謂之同精出入補寫非為有餘不足乃導
亂氣之相逆也王師曰上古治氣者著之玉板治血脈者著之金匱

[illegible]府以寸口分陰陽

脹論第三十五

黃帝曰。脉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脉大堅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臟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爲臟。陽爲府。

此承上文言衛氣之行於形身臟府之外。內有順有逆。逆順不從。在外則爲脉脹膚脹。在內則爲臟府之脹矣。寸口堅大爲陽。脉濇爲陰。脉陰爲臟。陽爲府。以脉之陰陽則知臟府之脹矣。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脉之中耶。臟府之內乎。

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脅。脹皮膚。故命曰脹。

姚士因曰。此病在氣而及于藏府血脈之有形。故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脹之舍在內者。皆在于藏府之外。空郭之中。在外者。脹于皮膚腠理之間。故命曰脹。謂脹在無形之氣分也。

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脅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

王芳侯曰帝問藏府在于胸腹之内如匣匱所藏之禁器而各有界畔五藏六府其氣各異今脹氣皆在于藏府之外何以分别某藏某府之脹乎此下有岐伯所答之闕文

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脉衛氣逆爲脉脹衛氣並脉循分爲膚脹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

衛主叉氣
可謂是氣

問虛黃工在疾寫　靈叶歷

此言衛氣生于胃府水穀之精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逆于陽則為脉脹府脹逆于陰則為絡郭之脹及五藏六府之脹夫胸腹者藏府之郭郭膻中者心主之宮城脹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此衛氣並于陰而將為藏府之脹矣胃主受納水穀為太倉而並帀焦在上為咽喉主傳氣而送水穀在下口為小腸主傳送精稍津汁胃之五竅猶閭里之門戶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

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于下焦之津液。從任脈而出于廉泉玉英。以濡上之空竅。故五藏六府。各有界畔。其病各有形象也。如營氣循脈衛氣逆于脈中。則爲脈脹。者並脈而循行于分肉。則爲膚脹。發衛氣雖常然並脈循行于分肉。而行有逆順。若並脈順行。而來于脈中。則爲脈脹。行于膚肉。則爲膚脹。此皆衛氣之逆行。故曰若順逆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而寫之。在于膚脈而近者一寫。在于城郭而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寫。發留之則爲藏府之脹矣。衛

氣出于太倉故寫胃之三里○姚氏曰榮氣衛脉衛氣逆爲脉脹與上節之榮氣順脉衛氣逆行同義○吳氏曰衛氣逆于空郭之中則爲鼓脹著于募原而傳送液道阻塞者則爲腸胃之脹門戶界畔不清者則爲五藏之脹此皆胃府之門戶道路故寫足之三里若病久而成虚者寫之反傷胃氣故曰工在疾寫疾寫者治其始萌也○楊元如曰逆則生長之機漸消故久而未有不成虚者審其傳送阻塞者寫之門戶流道不通者通之界畔不清者理之正氣不足者補之補寫疏理兼用斯

爲治脹之良法。若新病而不大虛者。急宜攻之。可一鼓而下。○朱永年曰。醫者止知寫以治脹焉。知其中之門戶道路。知其門戶道路。可以批御導竅矣。故本經乃端本澄源之學。○倪仲之曰。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液道不通。則空竅閉塞而氣逆于中矣。故治脹者當先通其津液。故曰若欲下之。必先舉之。○朱衛公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其別氣出于耳而爲聽。宗氣上出于鼻而爲臭。濁氣出于胃。走唇舌而爲味。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爲睛。故液道不通。則諸氣皆逆矣。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吳氏曰此衛氣逆於城郭之中而爲藏府之脹也願聞

脹形者。問五藏六府之脹形。始在無形。而及于有形也。

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道順。鍼數不失。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姚氏曰。其道在一者。謂三合而爲一也。道順者。謂營行脉中。衛行脉外。相逆順而爲行也。塞其空者。外無使經脉膚脹疏空。內使藏府之神氣充足。自無厥逆之患矣。此良工治未病也。○莫仲超曰。上節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此復曰寫虛補實。神去其室。是又當審其邪正虛

補寫之。聖人之慮深矣。學者不可不深體之。○王芳侯曰。神者先天之精。水穀之精。兩精相搏。合而為神。

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

此言衛氣逆行。因下焦寒氣之所致也。夫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蓋衛氣與脈內之榮氣相逆順而行也。陰陽相隨者。謂脈外之榮衛相將

天道右旋地道左轉

衛氣篇以一日分爲四時

而行陰陽清濁有逆有順乃得天和應天氣之右旋而西轉經水皆歸於東流得天地自然之和氣也五藏更始者謂榮行於藏府經脉外內出入陰陽逆更終而復始也四時有序者謂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四時寒暑之往來也陰陽和平五穀乃化而營衛生焉此先論其陰陽和調然後論厥逆之因乃厥氣在下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脹也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眞三合而得帝曰善

眞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下焦先天之氣

元上與陽明相合化水穀之精微生此榮衛二氣元氣之氣通會於腠理與營衛合并而充行于形身者也故營衛二氣合之于真元三合而得其厥逆之因矣如天真之氣厥逆在下則營衛之氣留止于上矣下焦寒水之氣上逆則真邪相攻榮衛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脹也○吳氏曰元真之氣天乙之真元也與寒水之氣相合故真邪相搏則真氣反厥于下而寒氣反逆于上矣真氣不得上合于榮衛則榮衛留止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

逆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黃帝對曰此言陷於肉肓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不陷肓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胗當寫則寫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肓音荒胗之忍切與脈同

此言衛氣逆於內而爲藏府之脹者有城郭募原之分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夫衛氣之逆於內而爲脹者在於宮城空郭之中故取之三里三下而已今有其三

而不下者。此陷於肉肓。而中氣大故也。故鍼不中氣穴。則氣閉於內而不得外出。鍼不陷肓。則氣不行而不能上越。故三而不下者。必更其道。取之氣穴。惡有不下者乎。按氣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即上紀之胃脘下紀之關元諸穴。非谿谷之會。是以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蓋衛氣行於皮膚藏府之肉理。今入於氣穴。故不當取之肉也。〇姚氏曰。按金匱玉函云。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眞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夫藏府之文理。乃藏府募原之肉理。而肉理之中有脉系。衛氣留

於肓膜而入於脈絡故當取之氣穴也○王芳侯曰按素問有氣府論氣穴論總屬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而一分府與穴者謂府者藏也壓遐血氣之藏于內也穴者窩也氣從此而出入者也

五癃津液別第三十六

黃帝問於歧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并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由生願聞其道

吳氏曰此章論水穀所生之津液各走其道別而爲五如五道癃閉則爲水脹五別者爲汗爲溺爲唾爲淚爲髓五癃者液不滲於腦而下流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而津液不化水穀留於下焦不得滲於膀

脹則水溢而為水脹因以名篇上章論氣脹之因此章論水脹之因得其因則知所以治矣

皮猶曰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

吳氏曰此論水穀之精別而為津為液也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禀氣於胃五味各歸其所喜其津液各走其道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為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流者淖澤注於骨

補益腦髓。灌精而濡空竅者也。

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則爲痛。

此言津之爲汗也。腠理者。分肉之文理。津隨三焦出氣。淖注於皮膚肌肉之間。故腠理開則汗大泄。如有寒而留聚於分肉之間。則排裂分肉而爲痛。沫者。津聚而爲沫也。

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流於膀胱。則爲溺與氣。

姚氏曰。此言津之爲溺也。天寒則腠理閉。三焦之氣因

濕而不行。津水下流於膀胱。則爲溺與氣。氣者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而出者。爲溺。藏於膀胱者。化生太陽之氣。愚按爲汗爲溺爲血爲髓。皆水穀津液之化。伯因帝問而分別答之。言津髓寒暑之氣。而外內出入。然一日之中有四時。而飲食衣服。亦有寒溫厚薄。讀者不以文害義。庶爲得之。

五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

夫心系與肺不能盡舉作上作下故欬而泣出矣

此論五藏六府之津液上滲於目而爲泣由心悲肺舉而出也心爲君主之官乃五藏六府之主耳目者上之空竅津液之所注也將相衛者爲君主之臣使也腎主外者腎主藏津液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心悲氣并者心悲則藏府之氣皆上并於心聽令於君主也氣并於心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乃心之蓋也肺舉則液上溢肺主氣而水隨氣行也心系與肺不能盡舉乍上乍下乍下則爲欬上則泣出矣

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

姚氏曰此言液之爲唾也按口問篇曰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蓋任脈起於足少陰之陰中而上出於廉泉胃緩則少陰之氣不與陽明相合反上逆於廉泉則水液隨之故涎唾也

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股

此言精液之爲髓也夫腎主藏精而主骨和合而爲膏者

五穀之液。與腎藏之精。相和合而滲入於骨空。上行而高者。從骨空而補益腦髓。復從髓空而下流陰股。此精液淖澤於骨而爲髓。先上益於腦而復下流。故曰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爲高者。○姚氏曰本經云。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補益腦髓。是謂液。又曰腎者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是穀之液。腎之精。並注於骨而爲髓。髓者以腦爲主。故曰和合而高者。

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

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於腸胃之中別于廻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此五液閉癃而爲腰痛水脹諸病也陰陽不和者少陰與陽明之不和也陰陽之氣不和則液與精不合使液溢於骨外而下流於陰矣液溢於外則髓液皆減而下是不能爲高矣下流過度則骨虛而腰痛痠矣此髓道之閉癃也陰陽氣道不通則津液不得注於海而四海閉塞矣三焦之氣不能通寫於肌腠而津液不化矣

分泌之汁。不得滲於膀胱。而下焦脹矣。水溢於下。則上逆而為水脹矣。此津液五别之逆順也。

靈樞經卷之五

錢塘張志聰隱菴

同學　莫承藝仲超
　　　楊象乾元如　合參

門人朱景韓濟公校正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爲常。岐伯曰。

脉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

經氣入藏必當治裏

莫仲超曰此章論五藏之氣外見于五色上通于五竅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此從内而應于外也如從外而内是當皮而絡絡而脉脉而經經而藏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裏夫色見于皮膚五藏之氣見于色者益亦從經脉而出于皮膚故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楊元如曰色氣應天經脉應地五藏者在地五行之所主也而色見于面此五行之氣上呈于天也從内而外

者由藏而經脉皮膚應地氣之上騰于天從外而內者
由皮膚經脉而藏應天氣之下降于地升降出入環轉
無端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裏
帝曰善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
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
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
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莫氏曰此論五藏之氣應土基之博厚也闕庭天庭也
明堂王者聽政之堂猶天闕在上王宮在下也蕃蔽者

頰側耳門之間猶明堂之藩屏也方壁高基者四方之墻壁堅固而地基高厚也引垂居外者邊陲在外爲中土之保障也此土基之平博廣大以配五色之潤澤高明如是者天地交而二氣亨壽必中百歲而去

黄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官之爲言司也所以闡五臭別五色受五穀知五味聽五音乃五藏之氣外應于五竅而五竅之各有所司也

黄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

肝病者眥青脾病者脣黃心病者舌卷短顴赤腎病者顴與顏黑卷上舉

莫氏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閱其五官之色證則知五藏之病矣

黃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何如岐伯曰五官不辯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墻墻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況加疾哉埤音稗卑也

莫氏曰此言土基埤薄者其常色亦殆蓋人秉天地之氣所生得博厚高明而后能悠久

黃帝曰。五色之見于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五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莫氏曰。明堂者鼻也。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言五色見于明堂。而藏府之氣。各有所次之部位。此篇照應後第四十九篇之五色。此篇論天地人三才相應。後篇論藏府之氣色主病之死生。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

此篇論人之形體厚薄血氣清濁以應天地之道逆順而行者也夫子之道應若失者謂道之幽遠難尋堅確也察于物者即物窮理心生之者豁然貫通也蓋聖人之道通乎天地而合于事物之常楊氏曰失堅者即顏子所謂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意

岐伯曰。聖人之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為圓。去矩而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工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濇。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

伯言天地之道。出于自然。不待勉強。雖幽遠難明。然不出乎規矩方圓之外。臨深決水者。決之去也。循掘決衝

者導之來也此逆順之行也楊氏曰規矩方圓天地之象也逆順者地氣左遷天道右旋也不用工力者造化之自然也

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皮厚而黑色脣臨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濇以遲其為人也貪于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

此論形體之太過也廣肩腋者廣闊于四旁也項乃太

陽之所主。項肉薄而皮厚黑色者。太陽之水氣盛也。然乃脾土之外候。臨臨然者。土氣厚大也。黑者水之色。血黑以濁者。精水之重濁也。氣濇以遲者。肌肉厚而氣道滯也。夫太過則能與。不及則貪取。貪于取與者。不得中和之道。過猶不及也。○楊元如曰。前篇論五藏之氣。應土基厚薄。氣色清麄。此篇論形之肥瘦。血之清濁。以應太過不及。參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朱濟公曰。五運主中。六氣主外。人秉天地之運氣而生。故多有太過不及

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脣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論形體之不及也皮薄色少秉天氣之不足也廉廉瘦潔貌肉廉廉然薄脣輕言秉地氣之不足也血清者水清淺也氣滑者肌肉薄而氣道滑利也莫仲超曰脣主長夏土氣薄故言輕宋濟公曰氣道之滑當責肌肉之厚薄應天氣之行于地中

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

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此論平人之和調也。黑白者。水天之色也。端正敦厚者。坤之德也。此得天地平和之氣。故其血氣和調也。常數者。天地之常數也。蓋以人應天地之氣。而鍼合天地人之數也。

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言年壯之士。得天真之完固也。先天之真。元藏于腎

腎骨屬骨乃本于骨之所生

而腎主骨天眞完固而後骨肉充滿也眞骨堅肉緩節監監者筋骨和而肌肉充也監監者卓立而不倚也其人重濁則氣濇血濁其人輕勁則氣滑血清蓋元眞者乃混然之炁已生之後而有輕重高下之分焉深而留之淺而疾之導其氣出入于外內也

黄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此言嬰兒未得天眞充盛其肉脆而血少氣弱也穉穉乳養曰嬰蓋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盛齒更髮長

出而陰
陰日內
陰氣發

男子四八女子四七則筋骨隆盛肌肉滿壯蓋形肉血氣雖藉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本于先天之生原也曰再者導陰陽血氣之生長

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寫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掘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濇疾寫之則經可通也

清濁者天地之氣也臨深決水循掘決衝行之逆順也血氣逆順而行應天地之旋轉也按此篇論形肉之厚薄堅脆血氣之多少清濁應太過不及之氣故用鍼之

三陽之走即二悉然脈之不必細

淺深疾徐刺法之多少補瀉皆以鍼合人而導之和平。是以一篇之中並無邪病二字若以瀉邪論之去經義遠矣。

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臟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此言手足陰陽之脈上下外內逆順而行應地之經水也。

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

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為道也明乎日月微于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此言血氣行于脉外以應天之道也夫司天在上在泉

經言背肉之內寒上通天氣者也藏府之血氣後天之血氣也少陰之血氣先天之血氣也

在下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應人之血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而肌肉充滿若怯然少氣者則水道不行而彩氣消索矣夫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之氣皆稟于衝脉而行其上者出于頏顙滲諸陽灌諸陰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下出于氣街此五藏六府之血氣皆從衝脉而滲灌于脉外皮膚之間應水隨氣而運行于天表也夫少陰主先天之水火水火者精氣也衝脉並少陰之經滲三陰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是少陰之精氣又從衝脉而運行出入于經脉皮膚之外

播心玉言：脉之跳由少陰之氣腎居腎

內者也故别絡結則少陰之氣不能行于跗上而跗上不動矣不動者乃少陰之氣厥于內故厥則寒矣此氣血結于脉內而不能通于脉外也故當導之以言導氣之外出也驗之以脉知精血之行也其非跗上不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逆順之行者少陰之精氣滲灌于膚表而後運行于脉中應司天在泉之氣遶地環轉而後通貫于地中明于日月微于毫釐者言聖人之道如日月麗天循度環轉無有毫釐差失故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

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楊元如曰五藏六府應五運之在中五運者神機之出入也皮膚經脉應六氣之在外六氣者左右上下環轉升降者也五藏六府之氣稟衝脉而運行于膚表應地氣之出于外也○莫仲超曰所謂衝脉者順行逆衝于經脉皮膚之外內充于形身無往不到故曰逆順之行盖經脉之血氣順行則皮膚之氣血逆行所以應天地運行之道也稟于五藏六府者即水穀所生之血氣流溢于中由衝脉而布散于皮膚之外少陰之氣血先天之精氣也並衝脉滲于三

陰而行于脉中循足跗滲足指之諸絡而出于脉外是以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蓋秉足少陰先天之水火也人之形體肥厚由水穀所生之血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其真骨堅肉緩節監者秉先天之精氣也皮肉筋骨榮衛血氣皆本于先天後天生始之血氣以資益而後能筋骨强堅肌肉豐厚是以始論人之肥瘦長短而未結衛脉少陰之出入焉

血脉論第三十九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

此承上章少陰之大絡而復統論其藏府之十二絡焉玉版論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註者胃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夫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是水穀所生之血氣榮行于脉中者也水穀之精氣從胃之大絡注于藏府之經隧通于孫絡出于皮膚以温肌

肉此水穀所生之氣血散于脉外者也夫大絡與經脉繆處故奇邪而不在經者血絡是也上章論五藏六府之血氣少陰腎藏之精氣從衝脉而出于皮膚此章論胃府所生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皮膚○按元如曰按素問繆刺篇云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故曰奇邪者血絡是也

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爲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

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悗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

血絡者、外之絡脈孫絡、見于皮膚之間、血氣有所留積、則失其外內出入之機。

岐伯曰。脈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

此言經脈之血氣、皮膚之氣血、皆出于胃府水穀之精、而分走其道、所當和平者也、若經脈之脈氣盛而皮膚之血氣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矣○朱濟公曰、三陽之氣。主于皮膚肌腠之間。血虛則脫氣者、血爲氣之

守也陰陽應象論曰陰在內陽之守也

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畜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

此言經脉之內皮膚之間皆有此血氣而有陰陽之分焉經脉為陰皮膚為陽俱盛者經脉外內之血氣俱盛也如脉中之陰氣多者其血滑故刺之則射如皮膚之陽氣畜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也朱濟公曰陽氣留積其血黑濁血隨氣行者也

新飲而液滲于絡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

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

此言絡脈之血由水穀之津液所化津液注于皮膚肌腠。滲于孫絡。與血和合而化赤者也。癰疽章曰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赤而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蓋水穀入胃其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復滲于孫絡與絡脈之血和合變化而赤爲血。故新飲而液滲于絡。未和合于血。是津液未變而赤故刺之血出清而半爲汁也。其不新飲者身中有

水久則為䐜。蓋言血乃水穀之津液所化。若不新飲而出為汗者。乃身中之水也。按奇邪而不在經者。謂皮膚之氣血從別絡而出于孫絡皮膚與經脈繆處。此節論津液注于皮膚。滲于絡脈。與經脈之血和合。是皮膚孫絡。又與經脈相通。而皮膚絡脈之氣血所從來。又有一道。蓋此篇假鍼以明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學者當于鍼刺之外。細體認其義焉。

陰氣積于陽。其氣因于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

此言陽分之氣血因于大絡孫絡而出也。藏府經脈為

陰皮膚肌腠爲陽藏府之陰氣積于皮膚之陽分者其氣因于大絡孫絡而出血未出而氣先行者謂藏府之氣先行而血隨氣出者也上節論脉絡之血乃皮膚之津液滲入孫脉絡脉而化赤此言皮膚之血因于大絡孫絡而出是皮膚脉絡之血氣外內相通故下文曰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

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

此承上文總結陰陽外內之相合也皮膚爲表經脉爲

裏膚表之陽得脉內之陰氣以和之經脉之陰得膚表之陽氣以和之陰陽表裏之相合也如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蒼蒼青色也平脉篇曰榮氣不足面色青陰陽俱脫者經脉外內之榮氣脫也

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悗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悶

此言陰陽俱脫而色變者皮膚絡脉之血脫也如血出多而色不變者刺其絡而虛其經也經虛之屬則陰脫

矣。心主脈而包絡主血。陰藏之血脈。故煩悶也。蓋言在外之血氣。由藏府之陰而出于經。經而脈。脈而絡也。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者。此為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

夫內為陰。外為陽。經絡為陰。皮膚為陽。此總結血氣之外內出入。相得而和合者也。自外而內者。從皮膚滲于孫脈絡脈。而內溢于經。自內而外者。從藏府之陰而出于經。從經脈而外注于絡脈皮膚。外內之相得也。如陰陽俱有餘。相合而痺閉于外內之間。雖多出血而弗能

虛也。朱濟公曰。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與上文之陰陽相得同義。蓋陰陽和合而流行則調。陰陽相得而留滯則痺。痺者閉也。通篇論經脈血氣之生始出入。故帝止問血出多而不動搖。伯曰陰陽相得而合為痺。是非邪病之痺明矣。

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筋。則而寫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

此申明血氣之在經脈而外內出入也。相視血盛堅橫

以赤者，血盛于脉中也。上下無常處者，血氣之流行也。

小者如鍼。留血之在孫絡也。大者如筋，留血之在經隧也。數者，血脉出入之度數。留血之在經絡，則而經之數無失其所出之度數矣。所出之度，從經而脉，脉而絡，絡而孫。如失其所出之數，而又者，又從孫而絡，絡而脉，脉而經，各如其度，而外內出入者也。楊元如曰：萬全者，謂血氣流行，外內相貫，如環無端，莫知其紀。

黃帝曰：鍼入而肉著，何也？岐伯曰：熱氣因于鍼，則鍼熱，熱則肉著于鍼，故堅焉。

三陽之氣。主于膚表、熱氣。陽氣也、熱氣因于鍼則鍼熱、熱則肉著于鍼、故鍼下堅而不可拔也。按此篇論血絡出入于絡脉之間、故篇名血絡論、有所留積、皆因于絡。則而寫之。萬全也、若取之肉、則肉著于鍼、而鍼下堅矣。

陰陽清濁第四十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脉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歧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為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問一人非問天下之衆歧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其合為一耳

此篇論陰陽清濁交相干亂者也人之十二經脉外合十二經水內合五藏六府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故一一人之身有亂氣猶天下之衆有亂人其理可合之為一

耳惡有不亂者乎○楊元如曰淸濁天地之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淸濁相干命曰亂氣不亂則生化滅矣故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謂天下之人皆有此亂氣也

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淸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淸淸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淸者上出于咽淸而濁者則下行淸濁相干命曰亂氣

六府爲陽五藏爲陰六府受穀者濁五藏受氣者淸故淸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淸者謂水穀所生之淸氣上

出于咽喉以行呼吸。清而濁者。歸之濁氣。下注于經。內注于海。此人氣之清濁相干。命曰亂氣。○莫仲超曰。上節言天下之衆皆有此亂氣。此論人合天地之清濁也。故復曰。願聞人氣之清濁。

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于肺。濁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氣。上出于口。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

此論人合天地之氣也。大別者。總天地之大而有別也。

天清地濁。而上下氣交。故濁者有清。清者有濁。而人亦

有形者濁
無形者清

應之肺屬天而陽明居中土故清者上注于肺濁者下走于胃此清濁之上下也然濁者有清胃之清氣上出于口口鼻者氣出入之門戶此胃府水穀之濁生此清氣上出于口以司呼吸而應開闔者也清者有濁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肺爲精水之原清中所生之津液流溢于下即所謂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下注於經者行于經隧也流溢于中者內積于海也海者下焦精髓之海也此陰陽清濁之氣交也○朱濟公曰天爲陽地爲陰天一生

[illegible]

以陰陽所
濁分上下
故上走

[illegible]

水地二生火火爲陽水爲陰故淸者亦濁濁者有淸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經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淸其淸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淸足太陰獨受其濁

諸陽皆濁而手太陽獨受其濁之甚蓋手太陽小腸受受盛胃府之糟粕有形者皆濁而糟粕爲濁之甚者也諸陰皆淸而手太陰爲五藏之長華蓋于上故手太陰獨受陰之淸空竅者皮毛之汗空也手太陰主周身之氣走于空竅以司呼吸開闔應天之道也小腸受盛糟

精。濟泌別汁化而為赤下行于十二經脉。應地之道也。

脾為倉廩之官主輸運胃府水穀之精汁故諸陰皆清

而足太陰獨受其濁。○楊元如曰手太陰主天故獨受

其清足太陰主地故獨受其濁此篇論人之陰陽清濁

應合天地經水故帝曰十二經脉應十二經水伯曰天

下之衆又曰氣之大別

黃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

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

者以數調之也

一氣之滑利者應天運于外故發而疾之濇澀者應地居于中故徐而留之。清濁相干者陰陽之氣交故以數調之數者天地之常數也朱濟公曰以數調之與逆順篇之無失常數同義此篇以人之清濁合天地之陰陽下章論人之形體應天地日月水火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黃帝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天為陽地為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為陰

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為陽

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日以應火月以應水人秉先天之水火而成此形故在上者為陽以應日在下者為陰以應月十日應天之十干十二月應地之十二支是以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手之十指以應十日人秉天地水火而生故與天地參也

黃帝曰合之于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

太陽午者五月主左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歲半以上為陽而主少陽太陽歲半以下為陰而主少陰太陰猶兩儀之分四象也兩陽合明故曰陽明兩陰交盡故曰厥陰此四象而生太少中之三陰三陽也男

生于寅故始于正月之少陽女生于申故始于七月之少陰陽從左故左而右陰從右故右而左○按六氣主歲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君火三之氣少陽相火四之氣太陰濕土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陽寒水而四時調神論又以少陽主春太陽主夏太陰主秋少陰主冬脉解篇曰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厥陰者辰也陽明者午也少陽者申也少陰者戌也太陰者子也而本篇又以寅未主少陽卯午主太陽辰巳主陽明申丑主少陰酉子主太陰戌亥主厥陰經脉別論以肝木

主春心火主夏脾土主長夏肺金主秋腎水主冬水火土金木此後天之五行也而脉要經終篇又曰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天元紀論子午屬少陰丑未屬太陰寅申屬少陽卯酉屬陽明辰戌屬太陽巳亥屬厥陰而藏府配合支干又以子甲屬少陽膽丑乙屬厥陰肝寅辛屬太陰肺卯庚屬陽明大腸辰戊屬陽明胃巳己屬太陰脾午丙屬太陽小腸未丁屬少陰心申壬屬太陽膀胱酉癸屬少陰腎戌屬包絡相火亥屬三焦相火兼脈備以人迎應春夏一盛在少陽二盛

在太陽三盛在陽明氣口應秋冬一盛在厥陰二盛在少陰三盛在太陰而陰陽別論又以少陽爲一陽陽明爲二陽太陽爲三陽陰陽之變化無窮故曰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

申主左手之少陽巳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爲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

太陽主日少陽主火故兩火并合是爲陽明陽明者離

明之象也。明兩作離。故兩火并合。兩陽合明。是名[illegible][illegible]

手少陰君火主日。手太陰肺金主天。故應手之十指。此陽中有陰也。朱濟公曰。按河圖洛書五位中央而主陽

五行之中木火爲陽金水爲陰。故甲乙丙丁戊己爲陽中之陽。庚辛壬癸爲陽中之陰。

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

此論手足之陰陽。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上節論太

太少陰陽內氣專有左右上下之位

少之陰陽分于左右此論太少之陰陽位于上下兼陰陽氣交于六合之内者也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為陰此陰陽之定位手經有陰足經有陽乃上下之氣交

其於五藏也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陽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太陰

心屬火而應日故為陽中之太陽肺居高而屬金故為陽中之少陰肝居下而屬木故為陰中之少陽腎居下而屬水故為陰中之太陰脾位中央而主坤土故為陰中之至陰五藏為陰而陰中有陽也

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

陽氣從左而右故正二三月人氣在左四五六月人氣在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七八九月人氣在右十月十一十二月人氣在左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無刺其氣之所在蓋繆刺所以取氣故也朱濟公曰陰陽二氣皆從足而生自下而上故止言足而不言手

蓋以從其根也

黄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經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東方青色入通于肝此天地之五方五時五行五色以應人之五藏非天地之陰陽也天地之陰陽者十干在上地支在

：下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以應人之五藏地之十二支上呈天之六氣以應人之十二經脈是以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定位上下氣交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萬可千陰陽變化之無窮也朱濟公所有名無形者以無形而合有形也

病傳第四十

黃帝曰余受九鍼於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

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黄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

此篇論人之身體有形層之淺深有血氣之虛實是以鍼砭藥灸各守其一非一人之所盡行也病傳者謂邪從皮毛而發于腠理從腠理而入于經脉從經脉而傳溜于五藏所謂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内所因也如邪入于藏不可以致生故邪在皮毛者宜砭而去之在于脉肉筋骨者宜鍼而寫之邪入于中者宜導引行氣以出之寒邪之入深者宜熨而通之邪在内而虛者止可飲

以井蘇實者可用毒藥以攻之陷于下者宜灸[illegible]皆之
是以藥石灸刺導引諸方隨眾人之所病而施之亦一
人之所盡行者也此篇教人知病傳之有淺深如可治
之屬即守一勿失不使大邪入藏而成不救利濟萬物
之功畢于此矣

今余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
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
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
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

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脉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此論形與神俱病則無由入其腠理不致血脉流傳而成不救之死證也陰陽之要者皮膚肌腠爲陽血脉爲陰肌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血脉者神氣之所藏也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如腠理固密元真通暢血脉和調精神內守邪氣何由內入虛則傳溜入藏而不可以

致生。是以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以教化後世。不可學于子孫。蓋言調養此神氣者。乃自修之功也。傾移之過者折毛發理正氣橫傾也。可治之屬者。邪尚在于皮膚肌腠之間。未至血脉傳流大邪入藏也。此言邪在于外猶爲可治之屬。守一勿失。不使邪淵于內。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其次治經脉。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蓋謂傳者生。傳之于其所勝者不治也。若夫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乃淫邪泮衍血脈流傳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也。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

之醒。畢將服之，神自得之。所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謂不知道者，腠理空疏，血脉虛也，虛邪之中人也微，莫知其情，莫見其形，漸致深邪入藏，不可以致生。夫邪之中于人也，始于皮毛，則毛髮折而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而入于腠理，腠理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是以正氣橫傾，淫邪泮衍于肌腠之間，則傳流于血脉，而內入于藏矣。蓋經脉內屬于藏府，外絡于形身，是以

水生腎已 木肝已生 火已生心 火大腑 火生土也

經脉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也邪并行于皮膚則傷氣傳流于血脉而入藏則傷神神氣並傷故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是以聖人之教下也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精神內守病從何來故可著于竹帛蓋欲使天下後世子孫黎民咸知此養生之道焉

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此論大邪入藏傳于其所不勝而死蓋五藏稟五方五行之氣而生故生于相生而死于相勝也病先發于心

一日而傳之肺三日而傳之肝五日而傳之脾皆逆傳其所不勝再至三日不已而死夫心為火藏冬主水夏主火冬夜半者水勝而火滅也夏日中者亢極而自焚也馬元臺曰按素問玉機真藏論病入于五藏逆傳於所勝尚可按可浴可藥可灸以救之故曰三月不已死謂邪入于藏猶有可已之生機故首言導引行氣蹻摩灸熨刺焫飲藥末言其病以次相傳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蓋邪在于形層者宜刺入于藏者止可按摩飲藥以救之聖人救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

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

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陽元如日。肺主氣。日出而氣始降。日入而氣收引。冬日入者。氣入而絕于內也。夏日出者。氣出而絕于外也。故止言冬夏。而不言春秋者。四時之氣。總屬寒暑之往來夜半日中。陰陽之分于子午也。日出日入。陰陽之離于卯酉也。病傳之一三五日者。乃天之奇數。蓋五藏生于地之五行。而本于天干之所化。

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

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

楊元如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小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蓋病先發于肝故頭目眩而脇支滿三日而之脾則體重身痛五日而之胃則脹三日而之腎則腰脊小腹痛脛痠冬日入夏蚤食乃木氣絶于卯酉金旺之時

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楊元如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重體痛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蓋病發于脾則身痛體重一日而之胃則脹二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脛痠膂膀胱者膀胱附于脊背之膂筋也是以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膂筋痛小便閉人定在亥木旺而土絕也晏食在亥水泛而土敗也

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 昳昔篇日昃也

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䏝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蓋病先發于胃。故脹滿。五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䏝筋痛。五日而上之心。則身體重。蓋心主血脉。血脉者所以濡筋骨。滑利關節者也。二乃火之生數。六月者水之成數也。死于二日者火之生氣絕也。死于六日者水乘而火滅也。故冬夜半者。卽水乘火滅之義。夏日昳者。亦太陽之生氣絕也。朱濟公曰。冬主水。夏主火。日昳者盛而始衰之時

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按素問標本病傳論曰腎病者少腹腰脊痛胻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三日不已死蓋病先發于腎故少腹腰脊痛胻痠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膂筋痛小便閉三日而上之心則腹脹蓋足少陰腎脉下絡膀胱上從腹注胸中入肺絡心此邪入于藏亦從血脉流傳也上節病在心故身體重此從膀胱而上傳于心復從心而下傳小腸故腹脹也冬大晨者

乃寅卯木脏之時木旺則洩其水之氣矣夏晏晡土氣所王之時土尅水也三日者水火之生氣並絕二日者火之生氣絕也蓋病之且死有死于先發之藏氣絕者有死于所傳之藏氣絕者是以靈素經中少有不同學者自當理會

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

按標本病傳論云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蓋病發于膀

胱故小便閉五日而之腎則少腹脹腰脊痛骻痠一日而之小腸則腹脹一日而之心故身體痛也冬雞鳴夏下晡卽上所大晨晏晡之時也按五藏相傳而有膀胱胃府者胃居中央爲水穀之海乃五藏之生原太陽爲諸陽主氣也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玉機真藏論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故如

是者乃逆傳其所勝皆有死期不可刺也如間一藏者乃心傳之肝肺傳之脾子行乘母也間二藏者心傳之脾肺傳之腎乃母行乘子子母之氣互相資生者也間三藏者心傳之腎肺傳之心從所不勝來者爲微邪也按五藏間傳止有間三而無間四所謂間四藏者以藏傳之府而府復傳之于他藏蓋府亦可以名藏也○楊元如曰按五藏別論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藏或以腸胃爲藏蓋藏貨物曰府故府亦可以名藏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飢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

天氣淫邪也正邪非氣也

虛邪動形故從血脈傳溜而入藏下邪病氣故與榮衛俱行與氣[illegible]無[illegible]

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衍與黄同

此承上章論淫邪泮衍而行虛邪正邪之別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淫邪中人多死正邪者風雨寒暑天之正氣也夫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以上章之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者虛邪之中人也此章論正邪從外襲內者有若無而未有定舍與榮衛俱行于外內肌腠募原之間

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夫邪之折毛發理邪從皮毛入而發于腠理之間腠理者在外膚肉之文理在內藏府募原之內理衛氣所遊行出入之理路也是以淫邪泮衍與榮衛俱行行于募原之內理則反淫于藏矣夫心藏神腎藏精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謂之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者也與魂魄飛揚而喜夢者與五藏之神氣飛揚也府為陽而主外藏為陰而主內邪氣與榮衛俱行于藏府募原之間故氣淫于藏則

戕邪者氣相交擊也

有餘于內。不足于外。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今反淫于藏。則有餘于內。而五藏之陰陽盛矣。陰氣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燔焫。此心腎之有餘也。陰陽俱有餘。則心氣并于肺。腎氣并于肝。而夢相殺。相殺者。戕邪交擊也。此肝肺之有餘也。夫魂遊魄降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此魂魄之有餘于上下也。飢則夢取。飽則夢予。是脾胃之有餘不足也。此邪與五藏之神氣遊行。而形之于夢也。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悲。心氣盛。則夢笑。脾氣盛。則夢歌樂。腎氣盛。則夢

腹脊不屬此邪干五形藏而形之于夢也凡此十二盛者乃氣淫于藏有餘于內故寫之立已

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鬭訟自刳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䐈則夢溲便凡此

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窌音教地藏也

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上章論邪氣之有餘。此論正氣之不足。厥氣者。虛氣厥逆于藏府之間。客者。薄于藏府之外也。客于心。則夢丘山烟火。心屬火而心氣虛也。客于肺。則夢飛揚。肺主氣而肺氣虛也。金鐵之奇物。金氣虛而見異象也。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肝氣之變幻也。客于脾。則夢丘陵大澤。土虛而水泛也。脾者營之居也。名曰器。夫形謂之器。脾主肌肉形骸。乃人之器宇。夢風雨壞屋者。脾氣虛而爲風雨所壞也。客于腎。則夢臨淵

沒居水中。腎氣虛陷也。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太陽之氣
虛行也。客于胃。則夢飲食。虛則夢取也。客于大腸。則夢
田野。田野者。水穀之所生也。大腸為傳導之官。主受水
穀之餘。濟泌別汁。止夢見田野者。大腸之氣虛也。客于
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夫聚邑衝衢。乃通聚貨物之處。小
腸受盛化物。止夢見衝衢邑者。小腸之氣虛也。膽為中正
之官。決斷出焉。故厥氣客于膽。則夢鬬訟自剖。客于陰
器。則夢接內。精氣泄也。三陽之氣。皆循項而上于頭。故
頭為諸陽之首。客于項。則陽氣不能上于頭。故夢斬截

其首也。客于脛。則夢行走不前。脛氣虛也。足爲陰源。居地窌苑中。地氣下陷也。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若手足不寧也。客于胞。則夢溲前溺。客于膽腸。則夢後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嗟乎。人生夢境耳。得其生神之理。則神與俱成。如醉之醒。如夢之覺。若迷而不寤。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矣。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

此章論陽氣晝夜出入。應四時之生長收藏。五藏五運于中。而外合木火土金水之五氣。人之百病。不由于外內二因。燥濕風雨寒暑。外因于天之六氣。氣合于有形而為病。藉人氣之生長以慧安。蓋六淫之邪。外合于

形而病形也。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內因于人之失謹得之于藏而有病名。如傷喜則得之于心而有心病矣。傷怒則得之于肝。而有肝病矣。傷悲則得之于肺而有肺病矣。傷恐則得之于腎而有腎病矣。傷于飲食則得之脾胃而有脾胃之病矣。是必以藏氣之所勝時者起甚內因之病。得之于藏而病藏也。此論人之正氣。合天地之陰陽五行。人氣盛可以勝天之淫邪。得地之五行可以起人之藏病。人與天地參合而互相資助者也。

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

聖[illegible]行天有一日之四時人有一歲之四時

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於身。故甚也。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歲之四時。天地之陰陽出入也。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一日之四時。人氣之陰陽出入也。人氣生則病衰。氣長則安。氣衰則病加。氣藏則甚。此邪正之氣。交相勝負。人之正氣。可以勝天之淫邪。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

養一日之氣。以應天之四時。順天地之四時。以調養其
精氣。可以壽敝天地。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
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
起也。黃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
者為工。逆者為粗。

此言因于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者。五藏獨主其病。是必
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如肝病
不能勝申酉時之金氣。心病不能勝亥子時之水氣。脾

病不能勝寅卯時之木氣肺病不能勝巳午時之火氣腎病不能勝辰戌丑未時之土氣是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也如肝病至辰戌丑未時而起心病至申酉時而起脾病至亥子時而起肺病至寅卯時而起腎病至巳午時而起以其所勝時而起也故良工順天之時以調養五行之氣則病之起可與之期若不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理者不可以為工矣

黄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

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爲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爲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爲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爲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爲五變。

此言五藏之氣。應天之四時五音五色五味也。五藏有五變者。有五時五行五音五色之變異。五變有五輸者。一藏之中。有春刺滎。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

[illegible]曰五俞者井滎俞經合而合于四時五藏之氣

之五輸故五五有二十五輸以應五時也肝屬木心屬火故爲牡藏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故爲牝藏

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岐伯曰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

此五藏之氣應天之五時而取之五輸各有所主也腎者主封藏之本藏主冬此腎合冬藏之氣也肝主色色主春此肝合春生之氣也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時主夏心合夏長之氣也土數五五者音也音主長夏脾合

大腸乃肺之府與胃同屬陽明

長夏之氣也五味入口藏于腸胃陽明主秋金之氣味主秋腸胃合秋收之氣也此五藏之氣應五時之變而取之五俞各有所主也春刺滎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皆從子以透發母氣

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

此六府之應五時也春令木夏令火長夏主土秋令金冬令水此五時之合于五行也肝藏木心藏火脾藏土肺藏金腎藏水此五藏之合于五行也井主木滎主火

六府之非
乘合於用
合乃金水
木火火土

注子方曰
五六相合
以后溢三
十升之一
六十歳
[illegible]

俞主土經主金合主水此五輸之合于五行也六府者原穴故不應五時以經與原合之則合于五行以應六六三十六之數矣蓋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以生人之五藏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以合人之六府六氣者木火土金水火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是以六氣之中有二火以六氣合六府六府有六輸故應六六三十六之數以經火與原火合之則又合五行之數矣此陰陽離合之道五行變化之機天地生成之妙用也

黄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冬願

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滎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前節論五藏之氣應于五時而取之五輸各有所主此復論五藏之病合于五輸而各有所取也藏者陰也裏也腎治于裏故病在藏者取之井以瀉冬藏之氣所應春而主色故病變于色者取之滎時間時甚者火之動象神之變也故取之輸脾主土其數五其音宮宮為五

音之主音故變于音者取之經肺與陽明主秋金之令飲入于胃上輸于肺食氣于胃淫精于脉脉氣流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脉輸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氣于府而通于四藏是入胃之飲食由肺氣通調輸布而生此榮衛血脉故經滿而血者病在胃飲食不節者肺氣不能轉輸而得病也按靈素經中凡論五藏必兼論胃府以胃為五藏之生原也肺與陽明並主秋令此並以府合藏而藏合府四時五行味主秋則秋令所主之藏府皆繫于中矣

外揣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于一而終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内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

此章帝以九鍼之道合而為一以應天道夫九鍼者始于一以應天二以應地三以應人四以應時五以應音六以應律七以應星八以應風九以應野始于一而終

乎九者合于天地人事四時之變也。然道之要。惟一而
後能貫通。故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
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散無極。今欲如毫毛之
繁雜者。渾束為一。可乎。
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
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
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
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
夫惟道而已矣。故非獨鍼道。治國亦然。伯以九鍼之道。

合于陰陽推之可千可萬合之惟歸于一猶庖犧氏之卦象有變易不易之理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不外乎此

觀論上下者相發之喻應

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

此言渾束而爲一者合于天之道也日月麗天遠邇環轉不失其光明之影可天在上在泉在下如水與鏡不失其照應之形動靜有常剛柔推盪如鼓與響不失其



傳應之聲言天道也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者外可以揣內內可以揣外外內相應天地之道也。

黄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應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此言天地之蓋而合于人道也夫六氣主外天之道也。

五運行乎內地之道也。而人亦應之。六氣運行乎上下以應十二經脉。如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五運出入乎外內以應五藏之氣。如出入廢。則神機化滅。是以五音五色之彰明乎外者。五藏之氣著也。如五藏波蕩乎內。則五音不彰。五色不明矣。此外內相襲。若桴鼓影響之相應也。遠者司外揣內。應天之道也。近者司內揣外。應地之道也。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藏之靈蘭秘室。不敢妄泄也。○楊元如曰。始云高不可爲蓋。謂天之覆蓋乎上也。又曰天地之蓋。謂天包乎地之外。上下今所爲蓋也。

此章始論合東爲一以應天道然後提出天地人參上下外內猶卦象之始于一而成兩奇偶相合而爲三。三而三之成九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之數是九鍼之道合于天地人事四時之變如律之毫毛若渾然爲一復歸于天道之無極也○朱濟公曰九鍼者有九鍼之名有九鍼之式合而爲一是爲微鍼矣此篇照應首章之義